黃文獻集

附錄補遺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黃文獻集

附錄補遺

(三)

黃潛撰

黃文獻公集卷之四

題跋

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予詩稱古來賢達士不靳當世知嗚哉保令德千載以爲期嗚呼其望予至矣而固茂卿所自志也夫窮一世之贊毀不足動其心而獨有待夫寥寥無情之後世誠亦可悲矣今其自託於千載者何如哉攬卷及此流涕而已

題山房集

孟子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詩生於心成於言者也今之有心而能言者與古異耶山謳水謠童兒女婦之所倡答夫孰非詩彼特莫知自名其爲詩耳或者幸能探幽發奇使組繡之麗被於草木是固知以詩自名而非孟子之所謂詩也吾少嘗學文而知自名其爲詩顧其用恆在於山高水深風月寂寥之鄉措心立言能自異於童兒女婦者無幾耳自吾去邱壑而吾詩併亡今讀姚君山房集乃知吾所以爲詩失之此而彼得之非果亡也他日從先生長者山水閒尙因吾詩以求孟子之所謂詩者其有所得乎

跋六經直音

周都官爲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樓宣獻公之博洽。而爲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嗟乎。聲韻母也。文字子也。子非母不生。執其子以求其母而不得。乃憧憧如是耶。易書詩禮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童而習之。非若夫賦汴都者之鉤奇摭隱。而使人不得其讀也。直音蓋舊有其書。陳君是編。不過蒐其脫遺。摘其舛謬。爲力亦易耳。雖然。不能讀汴都賦何害。六經之書。一失其讀。則二三聖人傳心之奥旨。經世之大務。所賴以存者幾希矣。夫使之日星垂而江漢流者。陳君是編。不有助乎。方之樓公竭精爚神於魚蟲石樹之細者。不又有閒乎。然予聞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用二合字是也。陳君目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蓋變例也。誠懼夫音之未易以直盡也。是抑可尙也。

跋竹靜齋記

竹、植物。非動物。宜若靜矣。夫一寸之萌。至於劍拔十尋而上者。氣化而形生之也。是果能離夫動耶。乃若其初。則固靜矣。翦飛跋行。未有不本於靜者。豈惟竹然耶。夫知竹之爲靜。未若夫未始有竹之爲靜也。方其未始有竹也。猶未能忘乎靜也。是故竹、物也。動靜、境也。物我混融。境智冥合。則靜且不有。而況於竹耶。世蓋有執昔人之言。而求太極於梅枝者矣。先生獨於竹乎若有見焉。是非善觀物而不物於物者耶。欲知先生者。固不必以竹求先生也。

書吳善父哀辭後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爲詩而讀之。其氣益而不肆。志伏而不

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游僊華寶掌閒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皐父今皐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爲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閒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閒爲予上下今古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妄也厥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卽哭蓋猶幾其爲越人之傳也旣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壻也嗚呼先生眞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壻龍川陳氏故又爲婺之永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爲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慕管幼安陶淵明之爲人因自放山水閒時與畸人靜者深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笑言樵兒牧豎或戲紿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晩乃取古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於德而其存遠矣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矣稽其存不可謂夭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之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恆若以爲歉焉此哀辭之所爲作也先生之死予旣哭之以詩故弗復爲辭以相之始追敍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爾

跋李北海永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得見其眞蹟余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

得相求而適相值哉。

題黃給事山居圖

予讀紹興正論小傳。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立威。小不附者。輒欲置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爲少衰。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掇禍。固莫有得行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黃公。居殿院時。疏檜姦狀。檜由是去相位。使當時聽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他日檜卒用。公卒斥。我瞻四方。蹇蹇靡所騁。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秦島上。蒼崖崛起。長風怒濤中。覽是圖。猶想見其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於天壤間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祕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概見也。

跋蘇公父子墨迹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爲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矣。

跋東坡贈巢三詩

右蘇文忠公墨跡。上有秦熺私印。蓋其家藏舊物也。章蔡秦氏父子。人品無大相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

容。或異世而相慕愛之如此。談者類以爲公論須久而後定。豈不然哉。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爲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蜀刻小本。以爲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爲无。故又譌而爲無。幸眞迹尙在。可證其誤也。

跋崇國公墓誌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鄭居中撰。知淮陽軍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眞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胄系之貴。爵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稱焉。獨賴此書爲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閥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幷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庸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跋朱張二先生帖

慶元學禁方厲。爲士者至更名他師。其間遺尺牘之偶存者。未必非毀棄之餘也。乃今遂如壁書家簡。復啓其祕。是孰使之然耶。俗好之向背。固足占氣運之盛衰。士君子政不當隨世爲歆艷簡薄也。林生出示所藏朱張二先生墨蹟。因書以諗焉。

記止善集

止善集者。上虞劉先生自名其所爲書也。先生名漢儀。字山甫。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宋理宗時。爲史嵩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爲名監司。獨先生用特恩補官。仕稍不顯。顧能以道自任。既沒而言立。嗚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潛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婺州史君。而辱與華文公之孫彥德游。獲觀所謂止善集者。蓋先生之學。得於雲源何氏。雲源得於建安蔡氏。然先生書所述。皆其眞知實踐。不苟牽引取合乎師說。世之剽掇近似以資口耳者。不可少媿哉。表而出之。以自警也。亦以厲吾徒也。

題脫韝返櫂二圖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爲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盧董之憸謀狡智。非不能爲甫節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遏其衝乎。故賈政殿學士牟公之守姑孰也。管書脫韝返櫂二圖而爲之贊。宋臣怒其譏己。風臺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輒斥。他日公既召還。宋臣亦輒進。然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若無救於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歟。人歟。覽是圖者。未可第以爲

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於寶祐丙辰。後六十年。爲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溧水教授君。更購善工。縮圖爲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溍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跋續歸田賦

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於漢史。唐李周翰稱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閹宦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以予考之。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爲郎中太史令。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參論東觀。時衡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中在帷幄。諸侍共讒之。衡乃倣離騷賦思元。而歸田之遣言寄意。無及宦豎者。然則謂衡此賦作於順帝時者。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爲作乎。衡後由侍中出爲河間相。徵拜尚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少作此賦。晚復悔之耶。今先生年逾七十。以郡文學滿三歲解印綬去。非效衡爲空言也。欲知先生者。尙以予言求之。

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爲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踐、子發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粵謝皋羽。後自成一家。方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乃酷似之。獨申伯別出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者。又一時之人物矣。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會申伯繇閩闈。白事中書行署。相與握手道舊故。出所爲詩如干篇。清粹圓美。庶幾霜水涸而涯涘見者。於是茂卿

死已久。道傳方入爲國子學官。子踐兄弟。亦遯迹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顧予乃得從申伯。相傾倒於邂逅之頃。聆其詩。豈非所謂逴然之音者耶。申伯之子餘慶。尤善爲古章句。且將小屈蟠以求合有司之繩尺。而子發之堉吳萊。竟以言春秋取鄉薦。抑又一時之人物矣。然則予於申伯。能勿重逴然之喜耶。因泚筆書卷尾。以志歲月。

書餘姚新學詩後

餘姚學正楊君。請于府若州。撤廟學而新之。予友彥實。既爲作記。歸美其守長。邦人士樂君之志有成。而懼來者之弗嗣也。復相與播之聲詩。以垂無窮之思焉。昔者魯修頖宮。孔子不書。而史克頌之。蓋美其君而爲之師者弗與也。何楊君之得於羣公者閎侈若是哉。記春秋之所不書。法之變也。歌詩人之所不頌。情之不可已也。情之不可已。而至於法之變。夫亦禮以義起者也。凡襲蹈之密。丹黝之麗。紀詠備矣。故予爲本詩春秋之旨。系之末簡云。

題徐君行卷

人莫不有親也。聖賢之於塗人。無以異也。謂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者。蓋欲夫人以曾子自爲。固非曰曾子爲獨然。而人不能皆然也。古者比屋可封。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惟曾子然乎。予於徐君之事。則重有感矣。徐君以一文學椽。棄官歸養其親。時之文人才士。相與稱道之不置者。得不以其事爲甚高而難行也耶。夫以徐君之事爲甚高難行者。非知徐君者也。謂徐君爲能然而人不皆然者。是厚誣天下之君

子也。由徐君之道。充而至於曾子。其可也。孝子不匱。徐君則庶幾矣。景行行止。尙奚以多言爲哉。

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藏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若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天歷二年春三月。上肇開奎章閣。延發儒流。入侍燕閒。冬十月。臣鐸爾直作頌以獻。至順二年春正月。御製閣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齋宗禋。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焉。臣鐸爾直。抃蹈而退。襲藏惟謹。以臣湔待罪太史。屬俾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侍書學士臣集爲臣言。皇上以萬機之暇。親灑宸翰。書奎章閣記。刻寘禁中。凡墨本悉識以天歷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賜者必閣學士畫旨具成。業持詣楊前。四復奏然後予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爲上所知遇者。未嘗輕畀。臣鐸爾直。當上踐祚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召對明仁殿。持詔發兵河東陝西。尋以前鋒迎敵。遂巡鎭拊安河南山東。又被旨督諸將平雲南。陛辭之日。旣賜之弓矢。及他服用貴珍之物。以重其行。逮凱旋而復命也。顧以辭藝進。而特預是賜。殊嘗之恩。夐絕無比。茲蓋時淸主聖。弛武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厲於四方。將使中林兎罝之士。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也。一噸一笑。豈虛乎哉。臣鐸爾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協上意。抑可謂

不辱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畫超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贊一辭也。

跋李西臺書

考亭朱子。與尤公延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爲苟同。洪公景盧。既不敢可否於其間。樓公大防。又不過署氏名而已。後學尙何言哉。

跋畫錦堂詩

祁國杜公草書畫錦堂詩。紹興間嘗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諱之意。尙可見也。

跋韓令公眞贊

居士集。此贊末句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衞國公。治平二年。迺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曰魏公者。蓋後人追改之。幸眞跡尙存。可考也。

跋黃希明字說

易大象離之體十有六。或爲火。或爲電。獨離晉明夷四體爲日。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於日。取其明而已。然予觀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象象同稱明出地上。而象言麗乎大明者。明在彼也。象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黃君名晉。而字希明。夫希之爲言觀也。慕也。惟無慕其在彼而觀其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來求予題識。其後。乃爲本諸易而申言之如此云。

書肯齋李公遺墨後

賈傅以喪師去國。朝士中與之不合者。或從而追數其罪。以爲可殺。及得一郡而去。則賣降恐後。君子恥之。李公本以忤賈。一斥十年。其復官進職。起師長沙。賈已在謫籍。雖力詆之。孰曰不然。而公此帖。顧謂入謝表啓。只須引咎。不可怨尤。至其盡瘁事國。視死如歸。英風偉烈。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豈非然哉。

讀譚汝楫傳

予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豫章王武所譔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之文爲可尙哉。亦汝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騁其筆力如此爾。昔歐陽子爲桑懌傳。謂司馬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怪今人如遷所書者少。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古人未必然。及得懌事。乃知遷書不誣。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三十有五人。既已無愧於懌矣。然懌惟以交趾撩叛。嘗被命一往殺之。而汝楫連引兵攻猺賊。手射殺其酋。又縱兵殲其衆。而生致其酋六十一人。九洞悉平。其討叛黎也。與主帥分軍鼎立以相犄角。而獨擊敗賊數千人。又以偏師突賊圍。拔其守將甓塵下十九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一級。他奇謀僞功。有未易遽數者。視懌爲孰多乎。至其以寡敵衆。往往挾數十騎。出入賊衆三五萬人中。子戰歿而弗顧。人馬俱中流矢。身被七十一創。而戰益力。及救兵不至。潰圍而出。猶反弓射殺數人。爲事蓋有甚難。而其所遇與懌甚不同也。然懌與汝楫。崎嶇簿尉間。名位畧等。懌以吏匿

其閥。用例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牽於吏議。功狀久格不下。隨牒調補郡錄事判官。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嗟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宜愈信遷書之不誣。而懌不得專美矣。世無歐陽子。而使武得著錄其事。汝楫倘藉是而有見於世。復何憾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史筆者。

跋荊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忙中寫。新安朱子以爲切中其病。而又謂先君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閒逸。韻度清美。臨學之家。宜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米元暉帖

翟耆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勛。而傳其術。則勛之爲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爲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公是行。遇暴風昌國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爲意。方且游戲翰墨。

及乎屏翳收風川后靜波之句。豈非善諛者哉。卽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跋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述律公鐸爾直作。初。文宗皇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諸將。深入叛境。殄其兇渠。餘黨悉平。公旣凱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傳焉。今上皇帝謀元帥。俾坐鎭西南夷。而廷臣無以易公。於是距公之作頌。蓋已十年。朝廷淸明。遠人嚮化。兵寢不用。四方無虞。久矣。公下車之日。宜用昔人銘燕然故事。勒諸堅珉。以宣皇威於遐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直可傳於學士大夫而已哉。

書唐誥後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眞卿也。始比公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爲吏部尙書。大歷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爲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遙尊母沈氏爲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爲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縉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敕册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爲中書舍人者。意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吏部尙書告身印者。尙書實承而行之。官尙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如此。其

殘脫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題東坡臨鍾繇書

古者臨書。多取其意。而不專求其形似。予所見唐人臨二王書無不然。非獨蘇公此帖爲然也。今之善爲形似者。可謂極天下之工矣。豈古人之智巧。未足以臻此耶。

記水樂亭詩

東陽婺大縣。爲長吏者。恆憚其不易治。若唐于君與宗、宋王君概、鮑君極。率以暇日。寓情山水間。苟非能使政平訟理。而田里安於無事。雖窮觀游之美。誰與樂此。然則地固未必難治。獨患夫吏之知以簡易爲治者少也。王君爲縣在熙寧時。嘗從賓寮登西峴山。作亭泉上。名水樂。眉山二蘇公。咸爲賦詩。亭既廢。好事者或以其詩刻寘杭之南山水樂洞。猶存其舊題曰東陽云。天歷二年秋某月。今縣尹趙侯某。始卽其故處作新亭。且買石復刻詩亭中。侯之爲治不煩。而餘力之所及。亦可概見矣。視前人何歉乎。輒爲志其歲月于下方。庶後之從政者有取焉。

跋米南宮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爲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語及之。則其可推服者。豈直翰墨之工而已。

題雲山圖

予不解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爲工。近留南屏。積雨彌月。遙望羣峯。隱見於煙雲杳靄間。倏忽之頃。變幻百出。宛然他日畫中所見。乃知良工之意匠。眞能窺造化之妙者。昔人誦杜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爲親涉其境。始悟爲佳句。豈虛言哉。

先世墓銘後記

右墓誌銘二通。前銘黃夫人宗氏。於潛爲七世祖妣。實故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從妹。作銘者。夫人之姪穎、忠簡子也。忠簡薨于汴數日。將士去者十五。汴人以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相率言于朝。請以繼其父任。時已除杜充留守。乃以穎直祕閣爲其判官。尋與充議不合去。秦檜枋國。李泰發參政得罪貶。穎坐貽泰發書。有忽聞遠適。豈勝惶駭等語。降其官。銘作於檜死之月。曰右朝奉大夫者。其元官也。又兩月。遂爲兵部郎中。終其官。後銘居士黃公。夫人第三子。是爲潛之六世祖。公第二子諱紹祖。則潛之五世祖也。作銘者。公之甥喻良能。前銘敍女適喻葆光者。其父也。以子貴累贈中散大夫。子男五人。皆黃氏出。而其四人。俱以文章知名。良倚、良能、同擢紹興丁丑第。良材。國子進士。良弼。國學進士。龍川陳先生稱烏傷四君子。叔奇者良能字。季直者良弼字。其二人則何恪茂恭、陳炳德先也。良能仕于朝。嘗以太常丞兼權工部郎官。積階朝議大夫。爵義烏縣開國男。有香山集行於世。而此銘不載集中。居士樂府。蓋題秦檜所建太平樓。佞臣謂檜也。公沒迨今百四十有五年。遺文皆散落。唯所賦樂府。猶爲人所傳誦。潛嘗訪求得他詩文。與樂府合五千餘言。第爲三卷。間又從宗氏得此二銘。謹錄而藏之。併記其

後庶來者有考也。

先居士樂府後記

右居士公題太平樓滿庭芳。卽誌銘稱公所作樂府也。舊傳樓奏檜所建。按宋史紹興五年五月。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發卒輦怪石寘太平樓。殿中侍卿史張絢劾奏其事。沂中坐罰金。是時檜已去相位。則樓之建。當在檜秉政初。暨檜再相。和議成。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之美。樂府所爲作也。時檜命察事卒數百游市中。聞言其姦者。輒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例貶萬里外。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閒。公亦歸隱不復出矣。潛旣錄二銘。幷以公樂府及何公茂恭跋文附見其左。茂恭蓋龍川先生所謂四君子者。而龍川、茂恭兄之壻也。

跋景傳遺文

嗚呼。此景傳絕筆也。予尙忍言之哉。景傳長予十五歲。與予爲忘年交。而其子克讓。予壻也。景傳始屬疾陰陽家爭來言。所穿新井不利。景傳曰。死生有命。井非所獲罪也。皆謝遣之。時克讓方從予鄱江上。於是有待汝不歸我行有程之語。克讓旣歸。則又有忍死待兒而兒歸之語。嗚呼。予尙忍言之哉。景傳之先有爲邵州新化縣主簿者。仕稍不顯。主簿君之父。篤厚長者。宗忠簡公父事之。其歿也。公實銘其墓。逮景傳之尊府君希聲先生。遂以文學爲後進師。而景傳負其不羈之才。浮游物表。人見其寓笑於文字間。類若依隱玩世。至於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合乎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人固未或能知之也。其季景宗。

朝出畊夜歸讀古人書薄己而厚物近乎昔之獨行君子者予尤畏慕焉景傳謂克讓汝非季父不立汝非外舅不成嗚呼景宗視克讓蓋猶予也而景傳望予之厚如此予亦安能有以慰景傳於地下而尙忍言之哉景傳之死予旣無隻字以爲之銘又無片辭以爲之誄姑輯其遺言錄而藏諸以示無忘或者克讓因是尙有警也

跋景傳新店彎詩

新店彎在諸暨東北三十里景傳十八年間凡三題詩頃予忝佐景州以故事謁郡府道過其處覽最後所題歲月蓋余以督運吏居鄣時景傳攜其子克讓來爲予壻嘗寓宿于此也追計之已六年而景傳與予永訣者亦四年因次其韻以志存歿之感今相距又五年矣偶閱舊橐不勝愴然輒錄爲二通一以授克讓藏於家一以寄新店主人俾附後題之末

跋張監丞代祀虞帝廟詩

有虞氏距今三千餘年廟而祀之蓋非一日張侯將上旨以香幣走祠下遽能致其昭受而響答此皆聖神在御德協古先故其感孚有同符契張侯固若無所容其力矣雖然君猶天也其德有不可名言者是以昔之詩人歌祭祀之盛唯美夫駿奔顯相而已張侯駿奔顯相之功不旣多乎播之頌聲亦清廟詩人之意也覽者盍以是觀焉

書王氏忠孝堂記後

僕所居里。於漢爲烏傷縣。蓋秦人顏君以孝稱。負土葬其親。而羣烏銜土以助之。烏吻皆傷。故曰烏傷。其後有宗公澤。宋元祐進士。靖康時守磁州。高宗以親王北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尋以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而公爲副元帥。遂建中天之業。公以京城留守。歿於汴。謚曰忠簡。縣人至今奉公與顏君合祠於學宮。號其堂曰忠孝云。夫以數萬家之邑。上下幾二千年。乃得此兩人。其子孫或不克大振。或已泯絕無聞。若潼川王氏。萃忠孝之名於一門。而嗣人又能侈大之。俾彌久勿墜。雖晉卞氏不得專美於前。吾鄉先哲。固有所弗如也。因觀侍講虞公所撰王氏忠孝堂記。輒識其贊美之私於篇末焉。

跋劉聲之詩

僕年二十餘。識聲之先生於錢唐。時聲之方以經學教授。媿莫能執弟子禮。後因讀周官。將質所疑於聲之。而聲之已死。今年秋。始獲觀其門人瞿君士弘所集遺文。凡如干篇。劉君師魯實序其首。於是聲之同時輩流人物凋落殆盡。與聲之游最久。而兄事聲之者。今唯師魯而已。士弘得師魯以爲聲之不朽之託。尙何慨哉。獨惜其所纂錄。殊有未備。以僕所藏聲之遺墨校之。集所不載者。五七言古律詩猶十有二首。輒書而歸之。俾寘卷中。僕所弗及知者。固不止此也。聲之之子某。能保其父書。先王之大經大法。見於論著。必尙有可徵者。士弘其合而傳之。述作之家。或有取焉。

跋俞好問記外家遺事

記外家遺事者。前有陶公淵明。後有蘇公子瞻。朱公元晦。皆既沒而言立。故其傳至今。俞君好問。以外孫

記沈君遺事而不能必其如昔人之傳與否是以汲汲焉有求於人而託之以傳四十年間所得前朝故老若一時公卿顯人之文數十通好問年今七十有六而求之不厭雖以某之蒙陋晚出亦將使附氏名其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凱風寒泉之思詎有既乎沈君約己裕物爲善而未始近名傳不傳於沈君何失得竊獨感好問之爲足以厲薄俗而有功於名教甚大故弗辭而爲之書

題觳觫圖

客有持觳觫圖過余者作而言曰漁陽嚴君大德中由殿中知班爲川州判官州有屠牛者詐爲病牛詣州上狀君臨視之則牛自其家逸出昂首屈膝望君悲鳴若有所訴蓋牝牛始孕不病也迺按致屠者罪牛母子獲全今所畫騎而立者嚴君也持文書跪牛前屠者也右顧受屠者文書若擁跪者後趨騎者旁君所從吏卒也其事亦異矣里父老既爲之圖且率士友爲賦詩竊妄意太史氏厚爲之敍余聞昔有以詩遺史官願書桃花犬事者有識之士或譏之曰史官書事無大於此犬者乎觀嚴君之愛物而其仁民爲可知固不必計夫牛之異可與桃花犬比否也序而歸之覽者尚無誚焉

書趙繼清詩集後

延祐初予以非才叨綴末第浮沈州縣十有六年晚通朝籍乃與繼清相見京師追數慈恩舊題升沈存歿殆相半不能不爲之永慨於是吾同年之在朝行至大官者凡若干人入則奉宴閒退又各有事乎其職業獨繼清方待班而予以卑官備員冗從得以暇日數過繼清繼清亦大出平生所爲詩文相與誦詠

之以爲樂。余每愛其詩極清婉。而骨氣森然。評者但美其不事雕飾。殊不知吾繼清非復異時東塗西抹久矣。居亡何。而繼清隨牒調補一縣去。臨分握手。於繼清之詩未及改評。故姑識歲月。以道其離合之思云耳。

跋進學工程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末矣。後生小子。猶有廢而弗事者。程君敬叔排年工程之書所爲作也。敬叔以文學行誼高一時。其傳蓋本於考亭門人晏氏。進修之功。不必盡出是書。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爲是以誘掖之云爾。古者大學之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卽其排年之工程也。學者苟能因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至。敬叔將於是書之外。有私淑艾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

跋胡氏家藏公牘

予家藏先世以京劄外改時舉主五員照牒。皆有奏揀。而此悉無之。不知偶失之邪。例無之邪。凡自判司簿尉關陞。須舉主三員。其舉塡充縣令者。謂之令狀。右選中乃得以校尉徑舉縣令。又不限所舉員數。觀此亦足識當時故事也。

跋蘭亭五字損本

宋景定咸淳間。賈氏枋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鮮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廖寺丞參較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命婺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歸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印。必嘗備選擇者。可寶也。

跋蘇黃二公帖

蘇帖稱元鈞殿院者。呂陶元鈞也。陶起進士。累遷司門郎中。哲宗卽位。拜殿中侍御史。朱光庭時爲左司諫。奏翰林學士蘇軾撰館職策題。譏議先烈。乞正其罪。陶亦奏軾素疾程頤。光庭爲頤報怨。此洛蜀二黨所由分也。蓋蘇與呂俱眉州人云。黃帖不著稱謂。莫知以災去職者爲誰。當別考也。

跋晦菴先生帖

右朱文公先生與侍郎馬公十一帖。先生以淳熙八年冬。爲浙東常平使者。九年。知累疏劾知台州唐仲友。而唐公亦自訴於朝。丞相王文定公。與唐公居同里。且有連。頗陰右之。亟俾以江西憲節而去。先生抗章不已。乃罷唐公新任。而以先生填其闕。先生以爲蹊牛奪田。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力辭不赴。改江東又不赴。乞祠而歸。十四年秋。復命先生代馬公持江西憲節。未赴。而十五年夏五月。去相位。六月。先生入對。除兵部郎官。以林侍郎栗論奏。有旨仍赴江西。竟辭避不赴。帖中雖謂馬公爲交代。而實未嘗交承也。先生旣用麾勘轉官除職予祠。尋召入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未及上。俄俾以祕閣修撰奉外祠。前兩帖結銜稱朝奉郎主管嵩山崇福宮。方辭論撰而未允也。逮得旨。依所乞仍舊職。且降詔褒諭。次兩

帖。迺以直寶文閣入銜。帖中云所請亦幸開允。更被褒詔是也。又其次兩帖。止稱階官貼職者。時已有旨。起先生將漕江東。卽帖中云不知除授所由者。先生方授辭。故祠官使職。悉不以繫銜也。麥相蓋指文定所謂邪說姦心。陰自憑結。廟社之靈。實糾殛之者。言若有激。恐未必專以前事爲憾也。此六帖皆在十六年夏秋之間。最後兩帖。一稱權發遣漳州事。在紹熙元年春。一稱秘閣修撰主管鴻慶宮。在其二年秋。餘三帖。則問眷請委之副楮也。先生文集。所載尺牘。分時事出處問答兩門。凡四十卷。而此諸帖皆不見集中。謹備著其歲月。庶俟采錄。以補闕逸云爾。

跋淳熙名公帖

異時士大夫尺牘往還。稱謂封題。咸有定式。文雖涉太繁。然其貴而不倨。卑而不諂。亦有足觀者焉。此四十七帖。自宰執侍從庶僚至於京官選人。總二十有四。其交際之間。流風遺俗。猶可概見也。

跋綦母潛詩

唐綦母潛詩。見於殷璠所序河岳英靈集者六篇。而璠獨稱其題鶴林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題靈隱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歷代未有。龍興在吳中。與兩山相望不遠。此詩必一時之作。豈璠偶遺之耶。抑其去取或自有意也。因觀閒上人所刻墨本。輒識其末。以俟覽者詳焉。

題眞文忠公小像

潛嘗從仇仁父先生。觀此卷于金陵。今二十又六年。重觀於京師寓舍。撫歲月之逾邁。慨前修之渺然。景

行行止。無以多言爲也。

書仙都王公遺墨後

碩畫

仙都王公手書孔明見先主下至寇準出師澶淵凡九事號曰碩畫公之以古人自任不輕矣公伯氏魯國文定公事宋孝宗持政枋者十有五年其功烈在史氏而公僅宰百里未及大有設施以歿尚賴此書之存其志猶可概見公之子是爲魯齋先生以授其猶子且謂或有發揮於後者今故家日益凋落而王氏子孫以材自見列於仕籍者斑斑相望魯齋之待於其後者宜不乏人公之遺志將有託以不墜手澤在焉非直記事纂言而已

與仲子書

魯齋先生學爲世師其承傳之自夫人能推言之而其得於父兄培植之素以爲受道之地者世或莫之知也夫以公閒生之質又蚤有志於學家庭之閒於一言一動之細猶諄諄告誡使致其謹如此蒙以養正聖功也安可忽哉今之顏狀嬰孩言談性命者觀此帖可以自警矣

跋葉南康遺墨

學必有師觀南康史君葉公銘俞先生墓其本末源流可見矣今去公僅六十年新學小生往往務求名位尊顯爲人望所屬而能相引重者稱以爲師習俗之不古甚矣覽此銘不少愧哉

讀蘇御史奏藁

伯修三爲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聖躬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苟有關乎大體。繫乎得失。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爲急。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耆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竊惟國家稽古建官。擇正人俾司風紀。固將使分別忠邪。而爲之進退。今臺司計簿。每歲最其以甚罪坐免官若干人。以微文抵吏議若干人。而以廉能見識察者無幾。意以爲世道衰薄。故賢者寡不肖者衆。而未敢必其然。頃因發策上庠。嘗以爲問。諸生咸莫知所對。茲獲觀伯修奏章。始知天下未始乏材。特患夫司黜陟之柄者。好出聲威以立名譽。一有所引重。輒以附麗爲嫌而止。是以斥棄常多。甄拔常少也。雖然。陽城居諫官七年。視伯修爲已久。所論唯陸贄裴延齡兩人。視伯修則已略。而又不能如伯修得行其言。非城之賢不逮伯修。蓋伯修遭逢盛際。與城所遇之時。有不同也。昔之序名臣奏議者。不專以盡言爲功。而獨以聽納觀人主之德。豈不然哉。

跋項可立序舊

仲舉家故官族。四世祖謝公廓然。仕宋孝宗時。爲名執政。仲舉以世殊事異。淪落不偶。變姓名食於一技。人莫識也。可立以家世之契。且有連。獨識之邂逅逆旅中。既與之飲酒。又爲文與之序舊。士大夫始知仲舉本閥閱子弟。稍加禮遇焉。可立爲誼則厚矣。亦豈仲舉之志哉。予觀昔之隱者。往往混迹庸衆人之間。要以自全而已。近世所謂高人逸士。身居物表。而名聲常赫然諸公貴人之右。其智顧出仲舉下何耶。予

固非敢謂仲舉爲賢於今之高人逸士。竊獨因世道之不古。而於仲舉之事重有感也。然則可立之文。曷宜無傳乎。

跋致慤亭紀詠

梁棣州之先大夫祕監公。作亭祖墓之側。以爲歲時汎掃饋奠之所。名之曰致慤。按商人之詩。稱殺我思成。而不言所以思成之道。記禮者始發其義。以爲致慤則著。蓋少威儀之謂慤。有合乎商之質。禮以質爲本。茲其所以能思成歟。墓祭固以義起禮。而公之名其亭。則可謂知禮之本者矣。夫至哀無文。至敬不飾。墟墓之閒。至哀也。偶人象馬。雕刻如生。不已文乎。宗廟之閒。至敬也。一宮三室。施以采繢。不已飾乎。文飾盛而哀敬衰。是則公昭示後人。使無忘其本之意也。孔子之先實商人。其嘗而奉薦也。慤。雖子貢猶疑焉。去聖日遠。安知不有致疑於公名亭之義者。誠不宜無述也。凡記載序錄賦詠總若干首。棣州既輯成巨編。以某嘗託年家之契。復俾題識其末如此。

跋何節婦詩

僕舊聞曾大父戶部府君倅吳時。永康何公以閣職漕旨樞庭。奉詔察訪江淮。招集射陽湖流民。道過吳與。戶部府君。慷慨劇論時事。竟夕而別。未幾。丞相吳許公去國。言者希旨。目公爲丞相黨人。戶部府君。亦坐與丞相兄厚善。奉祠而去。僕與何氏。故契家也。節婦呂氏之夫。實都承公之子。僕以契家居同郡。而莫能知之。僕誠鄙人哉。若都承公兄弟。材猷之美。業履之盛。與節婦父母家。衣冠奕葉。望于一鄉。則僕知之

久矣。節婦之能以義自守。皆家庭濡染之素。與閭巷之閒砥行立名者。固自不侔。竊意節婦。方以不得終事其所天爲大戚。諸公顧以有司之所旌異。動色相慶而詠歌之。不知果出於節婦之所願欲否也。謹附氏名卷末。以志其媿而質其疑焉。

書曾氏家譜後

韓魏公有言。謹家諜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家諜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贛人曾魯卿。於少師文清公爲六世孫。宦游南海上最久。一旦歸而理其先墓之尚存者。復其墓田之奪於豪右者。奉其墓祭之廢不舉者。凡以家諜之未墜。猶有可考見也。魏公之言。豈非信然哉。夫以魏公精搜博訪。僅能推及先塋之八世而止。今魯卿所譜。至於十有八世。墓在州里者。亦十有三所。雖魏公弗如也。魯卿之友著作郎麥君出示此譜。因識卷末。惟爾後人克謹其傳焉。

跋思親堂記

思親堂者。廬陵彭氏兄弟。登其親之堂。而思慕之不忘。故以爲名。堂非以思親而作也。則凡可以寓其思者。奚獨斯堂哉。竊意其布武而前。必曰。此吾親所行之庭也。拾級而上。必曰。此吾親所歷之階也。入而窺其奥。必又曰。此吾親所居之室也。不寧惟是。至於盤杆几杖物器之微。苟傳藏而不廢者。必曰。此吾親氣澤之所存也。是宜於目觸心接。無不託以寓其思。亦無時而不思。豈必當祭而齊。始思其居處。如記禮者之云乎。雖然。此猶其末耳。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人莫不有親也。而不能

人人皆爲孝子者。弗思而已。能致思焉。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矣。彭氏之季曰斗字宗建者。久遊京師。示予以堂記。求申其說。宗建之去斯堂也。既日以遠。敢告以近取諸身。而廣其爲思之義云。

跋思存堂記

新安吳氏之先墓。是爲存山。卽其家舍作堂曰思存。蓋因其山之名以名其堂。庸寓夫事亡如事存之意云。謂之思存者。其存與否。視夫思與弗思而已。祭義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又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言將祭而齋。當齋而思。如其親之存焉。詩所謂綏我思成。孔子所謂以時思之者。其思有時也。若夫知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涖官不敬之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思恭。仁人孝子之不忍死其親。固無時而弗思。其親之歿而不亡者。亦無時而弗存。不必齋明盛服。以承祭祀。然後見夫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輒以臨川先生之記斯堂者申言之如此。吳氏之嗣人。何日而忘之哉。

跋奉先堂記

奉先堂者。廣平趙君家祭之堂也。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廢已久。則凡可以致力於其親者。宜無不得爲。矧今之堂。非古之廟。而所謂祭者。直薦而已。是固無害於禮。亦何

憚而不爲乎。人不能爲。而趙君獨爲之。諸公之所稱述。未可謂溢美也。庸而表出之。以風于有田祿而儉其親者焉。

跋和靖先生帖

東坡謂先生書似李西臺。西臺書蓋屢見之。而先生書顧不多見。山陰僧舍有先生所書詩數十首。多集中所無。此帖字畫與之正同。可寶也。

跋誠悅堂記

濟南程侯子敬。歷州縣間。治行甚著。既而棄官歸養其母。廬陵王君吾素與侯有雅故。又與侯之子益同在史館。爲名其所居之堂曰誠悅。且作文以記之。蓋治民本乎事親。而悅親本乎誠身。其說具於孟子之書。記不釋其義。而獨稱侯政事之美者。因末以見其本也。夫善言理者。必有徵於事。是以君子言貴乎有物。苟徒勦取昔人之成說。而侈爲空言。將焉用之。覽此記者。由其仁民愛物之功。而得其誠身悅親之實。斯可爲知言者矣。

跋常掾平反序

晉寧府掾常元亨。從其推官劉君。慮囚稷山。有張甲者。坐殺兄。獄具已久。元亨閱其牘。知其冤。白于劉君。直而出之。劉君深服其詳敏。自以位卑莫克論薦。迺序其事而傳焉。漢史稱于公爲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顧其可見者。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耳。而太守不能聽。至令抱具獄。哭而去。嗟乎。婦之不殺姑。與弟之不殺

兄事正相類。元亨能爲于公之所不能爲者。非元亨之才有大過于于公。蓋其所遇不同也。然則劉君賢於昔之爲太守者遠矣。劉君方居北門。握史筆。倘因撰著而有所登載。亦足以見當今吏稱其職。而天下無冤民。前代所不及也。安可以爲小善而略之哉。

跋臨汝記

臨汝記者。前進士楊舟爲江西行中書掾申屠子迪作也。撫州民吳甲。以貲致身郡吏。又欲援其子乙。領臨汝書院錢穀計。山長萬士元持不可。甲怒。假他事屬郡倅廷辱之。士元不能堪。歸自剄而不絕。乙遽來受事。士元益痛憤。引刀絕吭而死。士元無子。唯一力。甲欲滅其口。復假他事。俾有司逮繫之。諸生皆駭散。鄰僧收士元尸而瘞焉。乙後自陳考滿。挾憲府公牒于堂。補儒學官。子迪時爲都曹掾。按儒臺故牘。得士元死與乙受事月日。白其狀。罷遣之。且爲文弔祭士元。御史來監治者。欲爲乙地。而莫能奪其議也。子迪既調官去。乙得行其計。遂取臨江儒學錄。其在臨江數自警。謂萬山長至云。凡舟之記。亡慮二千言。其大略如此。嗟乎。向使士元死而事覺。子迪得閱其獄。暴殺人者罪而誅之。則記之所述。宜有大於此者。顧以歲月相去已久。且會赦。故所記止是。予所以哀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爲之掩卷而太息也。輒刪其要而論著于篇。

書申屠公墓表後

孔子之贊易。蓋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孟子論君子之澤。直斷以五世。嗟乎。

名之成否。慶之有餘不足。亦視夫善之積與不積何如耳。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雖百世可也。內翰臨川吳先生。既以善人表申屠公之墓。且登載其爲善之迹甚具。人知公之無媿於其名。而不知公以考城君爲之父。御史君爲之子。諸孫又往往能以材自見。而取顯榮於時。所積之厚。非一世矣。公之名則以暴著。餘慶之未艾。詎易量哉。繼述之善。是在後人。庸志諸下方以俟。

跋蘭亭序

吳興公臨禊帖。予所見亡慮數十本。此其最佳者。然嘗觀唐馮承素所臨。極蕭散朴拙。殊與此不類。好事者能合而求其同。則王氏筆意所在可得矣。

跋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端拱無爲。清閒之燕。時游心於藝事。雲章奎畫。夐出前古帝王之上。而臣下罕有獲拜賜者。惟翰林學士承旨開府儀同三司扎剌爾公。以開國元勳之胄。世長宿衞。清忠粹德。簡在帝心。親御翰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以爲字。臣潛忝以非才。載筆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俾志於下方。臣竊惟君尊臣卑者。分之殊。休戚同之。其體則一。是故舜之作歌。皐陶之賡載。皆取諸人之身而以元首股肱爲喻。元首之明。君德也。股肱之良。臣道也。合明良之二言以爲賜。而因以字之。於以表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同休戚者。何以堪此乎。雖然。舜皐陶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者。臣之良。由君之明也。武丁之命說。所謂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者。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圖爲補報者。宜何如哉。

臣不佞。不敢徒以公衣被昭回之光。侈爲一時之榮遇。而獨以大人之事君者。有望於公。罔俾昔賢專美於前也。

跋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改元至正之明年。翰林學士臣朵爾直班。嘗一日侍燕閒于宣文閣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賜焉。後七年。臣溍以非才待罪翰林。臣朵爾直班。由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爲中政使。出以示臣。俾謹志之。臣欽惟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事。形於心畫。如雲漢之昭回在上。非下士愚臣所得而窺測。然竊聞之。皇極五福。以壽爲先。兆民所賴。一人之慶。夫以勳賢貴胄。爲國世臣。錫之眉壽。以保其家宜也。乃若推廣上恩。均慶於下。使八荒之臣。同躋壽域。豈非所謂彰君之賜乎。臣於名言之所不及者。既不敢強贊一辭。而屬望之私。有不容自已者。謹以志于下方。

跋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暇。游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絕古今。閒嘗以佩刀刻盧菔根作永懷二字。亦妙具乎八法。因摸爲墨本以賜近臣。今翰林學士承旨哈剌拔都兒。時方以禮部尚書入侍燕閒。與被是賜。襲藏已久。恐人無知者。出以示臣某。俾志于下方。臣竊惟永懷之義。猶大雅之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翦桐葉爲圭。徒以實其戲言。而上之孝思。造次不忘乎聖念。度越三代之人主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

跋袁翰林圖簿詩

昔我世祖皇帝肇建太室。武宗皇帝始親禘獻。逮英宗皇帝。乃行時享之禮。而備鹵簿之儀。蓋太平極盛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袁公。時爲祕書監著作郎。寫以爲詩。使窮鄉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輦轂之下。而覩熙朝之彌文。何其幸歟。漢應劭、唐王象、皆有鹵簿圖。宋王欽若有鹵簿記三卷。宋綬增爲七卷。後累增爲三十三卷。公乃括以六百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安可忽諸。

跋武學博士朱公誥

宋理宗開慶元年七月。故敷文閣學士朱公。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我曾大父戶部府君。由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諭。實與公並命。後九十年。是爲今至正九年。乃獲觀公曾孫業所述公年譜。誤以武學爲太學。謹錄當時所被誥詞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譌。

跋王江州誥

右王江州誥詞。中書舍人樓鑰行。宋三百年吾烏傷第進士者。實始於王氏。皇祐癸巳。則恩陽令固。紹聖甲戌。則知福州。贈正議大夫。末年。福州之孫寅。乃弗取世科。而用蔭入官。歷守七郡。其以朝請大夫知江州。則慶元元年正月也。凡州郡守臣。差則出勅。除則給誥。而誥必有褒詞。故尤以爲榮。江州之七世從孫禕。從予遊京師。予因閱官書於史局。得此誥詞。錄而歸之。以備其家乘之闕文。

跋危公墓誌銘

宋崇寧選人七階。判司簿尉爲迪功修職郎。有舉主三員。則關陞令錄。卽從政郎也。自從政四遷。至承直

郎。是爲兩使職官。留守判官。猶是選人。有舉主五員。則班引而改令入官。以職事官改者。則吏部具鈔。外改則免班引改官後。例差作縣。謂之須入。若他有除擢。而理爲須入。則免作縣也。危公已自從政兩遷至文林。故超授通直郎。蓋迪功而上。則改京官。文林而上。則改陞朝官。謂之合入。通直乃其合入之官。仁和赤縣。故公以陞朝官知其縣事也。若夫所謂轉官者。又與改官不同。京官以上。四年一磨勘。轉至前行正郎止。待制以上。六年一轉。至諫議大夫止之類是也。因陳君論誌銘。誤以改官爲轉官。以知縣爲縣令。謹考舊制。附見于後云。

跋宋諸公遺墨

右宋人尺牘十有二。凡十人。雷知院孝友、宇文簽樞紹節、同事茂陵。而吳節使璘、賓聖猶子。曾開府覿、壽皇潛邸舊人。此卷先執政從官。次宗戚近臣以及庶僚。而不復計其時輩之後先。又以蔡尚書幼學爲中書。故亦寘於鄭侍郎作肅之後。購卷紙有小墨印。曰臣陳瑾重背造。是必嘗歸於祕府矣。此十人者。不皆以善書自名。當時相去又未久。不知何以貴重之如此。徐君於六十年後。得之五千里外。豈不可爲奇玩也哉。

跋宋兩朝遺墨二首

理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理宗付賈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月丁亥朔。李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僞難憑。

又曰。切須審處。似道當與之要約。如能歸漣海之地。方可取信。十二日戊戌。都省言漣海已遂收復。而新史歸地在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璮是日有建節封王之命而連書之耳。璮卽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曰來意眞確。又曰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是月之初十日丙申。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璮之去就。事繫機密。上不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似道。故正史及他傳記。皆無所登載。庸考次月日。以備闕文。

度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度宗答賈似道手書。命之曰師相而不名。禮貌之至矣。其稱謂之過。雖見譏於史氏。若夫寶藉鈞庇、伏丐鈞照、等語。如士庶之施於敵己者。君臣之分。幾於盡廢。此紙流落人間。乃搜訪之所不及。是以史氏無譏焉。孰知夫禮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也。庸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筆者焉。

跋米元章書蘭亭序

臨禊帖者。得其貌似。優孟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右軍書模勒上石。此則元章臨右軍書。貌不必同。意無少異。可寶也。

跋傅氏所受誥命

潛八歲入學。受書於傅先生。後七十年。乃辱與先生從孫藻游。因獲觀其先世所被誥命。蓋修職郎致仕

思聰。於先生爲曾大父。迪功郎致仕大中。於先生爲大父。修職故有官。以長子時中得解而加封。其第二子卽迪功。亦以長子奎得解而受封。迪功第四子翼。則先生之父。藻之曾大父也。傅氏世業儒。異時嘗有第進士者。僅需一命而止。先生之上世。又皆以慶典推恩。懷才而不試。藻妙齡秀發。委祉所及。將於是乎在。先生名肖說。字商佐云。

跋金縢圖

尙書正義。分金縢一篇爲四節。吳郡顏直之。用龍眠遺法。書其本文。而畫其所書以爲此圖。其所書蓋第二節之册祝。第三節之卜吉。祝與卜同在一時。篇終所記。乃後來事。故略而弗及也。經文可見者。植璧秉珪啟籥納册而已。此圖於鼎俎樽罍豆籩篚篴之屬。靡所不備。亦畫家以意爲之。而曲盡其形容耳。

跋方承奉墓誌銘

承奉方公。大冶丞諱應龍之父也。虞公與大冶。俱嘉定癸未進士。故承奉之沒。虞公爲銘其墓。因及吾邑諸同年。景雲者。朱公元龍字。元齡者。樓公大年字。處善者。龔公應之字也。龔公以經義。受知穆陵。歷踐清要。官至右史。終於中大夫直寶謨閣。朱公由宗正丞。兼樞密院檢討諸房文字。左司郎官。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累遷知台州。虞公由尙右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累遷知瑞州。樓公亦以吉州倅攝郡事。入爲提領戶部犒賞所正管文字。惟大冶先已有官。例應換授。僅得一階。未及陞改。而以選人先其父卒。人莫不悼惜焉。後虞公作銘一百有四年。是爲今至正十二年。大冶曾孫道禪。以歲久銘

文失其傳。來訪於某。謹錄而歸之。

跋歐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文忠公帖。奉職者公第十三姪。與其弟十四郎。名皆未詳。帖中云。十四郎自縣中來。三班奉職。右選卑官。必爲監當於一縣也。公以皇祐四年三月丁鄭夫人憂。五年八月。自潁歸葬於吉。而此帖作於是年之正月。蓋因遣人求墓誌而附致之也。別一帖云。只十六程可到。必潁之鄰郡。但墓誌不傳。莫詳所稱知府舍人爲誰。或誚公不當言官職難得。只教以修天爵奉天職可也。伏觀此帖。雖不據古經傳爲無高論。而勸戒之辭。眞切懇到。出于至誠。與家人語。當如是也。蘇文忠公嘗跋公與十二姪司理等帖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云。聞公之子季默。編公牋牘爲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當錄以寄季默。蘇公眞知言哉。

跋乾淳四賢墨蹟

朱文公與大愚帖

淳熙丙申。公用執政薦。除祕書郎。而羣小間之。尋降御批曰。引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公亦辭不拜。且有與東萊書。時公新作草堂於雲谷。以待來學。故帖中云。諸況已具恭兒書中。腐儒之効如此。豈復敢有傳道授業之意。但欲杜門念咎。以畢餘生也。公以六月辭除命。七月不允再辭。十月乃奉祠崇道。故帖中云。一請往來。動踰兩月也。大愚任四明倉曹。在壬戌冬。距公之得祠。首尾七年。帖中稱之曰監倉者。必作於其

需次之時也。

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時以左司兼侍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中寢。而宰相陰主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伸說前命。帖中云。元晦之約。竟能成否。宜春在來年六月。若不被汰斥。果成赴上。則明秋可邀二兄。過筠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袁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午。乃起帥廣西。東萊以正字丁外艱。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越。故帖中稱之曰主管正字。且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於冬初。廣西之命。蓋未下也。

呂成公與某少卿帖

少卿莫詳爲誰。公以宣教郎繫銜者。帖作於乾道辛卯七月改京官以後。九月除館職以前也。

呂忠公與石應之帖

應之名宗昭。越之石氏。東萊門人。公作此帖於紹熙甲寅之正月。云妹子姻事。歲晚已畢。而同月有祭妹文。則作此帖之日。妹猶無恙也。帖中後一段。蓋應之哭內已久。故公欲其得賢配爲內助。而公有女將適其子。故帖中云。此自君家事。累紙叨怛。近於強聒。又云。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其稱應之曰正字者。應之乾道壬辰乙科進士。至是已餘二十年。必召試入館也。

書曾大父代朱簽判作啓劄後

遜山朱公。蚤從我曾大父戶部府君游。戶部府君奇其才。以仲弟望江令之女歸焉。公年二十有六。擢龍飛乙科。初筮處之幕職。祇事伊始。例修竿牘之敬。自通於臺閫守倅。交代同僚。皆戶部府君爲之具橐。蓋以文爲贄。在盛時固有之。其爲禮之煩苛。則至季世而極。重縑疊幅。累百千言。閒有以一二聯援據之切。偶儷之工。而破知遇者。精搜巧琢。尤不敢率易焉。場屋之士。甫就選調。門無食客。佐其操觚染翰。鮮不資於父兄師友。渡江後名公別集所載可見也。逮今盛時。風俗復還於淳古。上下之交際。以實而不以文。公雖勞神州縣。垂三十年。莫有責以向來煩苛之禮者矣。自公得謝。而終老於家。又不啻四十年。當時故事。有後人耳目所不及接者焉。潛近因裒輯戶部府君遺文。而得此橐。凡爲啓劄總若干通。輒錄以授公之孫濂俾謹藏之。濂篤於學。而酷嗜爲古文。若無用此爲。或者觀其舊俗。而有以驗今昔質文之異尚也。

跋唐臨王右軍二帖

右唐臨王右軍二帖。其精詣如此。而不著臨者氏名。蓋當時士大夫類能書。非獨二三鉅公顯人爲可傳也。

跋東坡臨明遠帖

古人臨書。不求形似。而能得其遺意。今則愈工愈不近也。好事者盍於此帖乎觀之。

跋泰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唯二世詔粗完。嶧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欲使來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爲。故皆刻此

詔於其後也。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跋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楊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勑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漢史列傳。具載包咸、劉淑、檀敷、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缺弗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此則以奉浮屠氏。故略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跋李西臺書

涪翁稱西臺書。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眞迹。而窺見其筆意。寧復有涪翁之遺恨乎。

跋林和靖詩

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卷。多集中所不載。此三詩則皆有之。而亦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跋范文正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爲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奉檜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戡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爲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爲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末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爲之撫卷而三歎乎。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此敍視東坡先生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生以嘉祐元年舉進士。此卷云嘉祐之初。而集中

作嘉祐之末。幸眞蹟尙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跋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爲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潛兒時。卽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眞蹟。因考其歲月而謹志之。

跋默成潘公帖

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邱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仕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今之一考。俸賜蓋亦無幾。宜其淸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淸公。而公之襟度。尤爲灑落。嗚呼賢哉。

跋靜修先生遺墨

某弱冠時。嘗手鈔靜修先生丁亥集。悉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從汝南張君。獲覩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夫。受業先生之門。故先生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鄧伯道朱壽昌事。善發明朱子言外之意。某旣得以快覩前修之眞蹟。又有以竊窺先儒之微旨。抑何幸歟。

跋翠巖畫

先生盛年客於信國趙公。頗欲以奇偉非常之功自見。遭值聖時。海宇爲一。老無所用。浮湛俗閒。其胸中之磊落軒昂崢嶸突兀者。時時發見於筆墨之所及。後生小子。乃欲一切律以尋常書畫之品式。宜其傳於世者少也。某以大德戊戌春。見先生於錢唐。今已五十年。因觀先生所爲孟浩然詩意圖。聊識其後云。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爲歐書得名。暨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尙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自得焉。

跋錢翼之千文

吳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工至精密。迨其得於心而應於手。縱橫曲折。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名其家者。務於速成。往往摹倣公暮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其戶而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得功之用功精密。又參以古人。而別出新意。自爲一家。如吾翼之者。殊不多見。此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今翼之已不可作。而有子能傳其業。亦以予言爲然否乎。

跋餘姚海隄記

書敘禹之治水。備著其濬導之功。孟子亦稱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其於海。惟曰入於海注之海而已。蓋至此無所復用其力。是以太史公河渠有書。班孟堅溝洫有志。至於海。則存而不論也。餘姚居

天下之東南而地訖於海居人數有海患其故爲縣時宋慶歷閒知縣事謝景初嘗爲隄二萬八千尺慶元閒知縣事施宿嘗爲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爲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用力於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國朝易縣爲州四十餘年而葉君恆來爲其州判官所作石隄以尺計者前後總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視前人不愈難哉先儒胡文昭公每以經義治事分齋教學者所治之事水利其一也自世儒務爲高論而不屑意於事爲之末或者遂指經義爲無用之言以相詬病亦已久矣君以經義釋褐入官而善於治事至於水利亦能用力於古所未及大書深刻登載已詳今獨推其能爲人之難能者由其知先儒爲學之道而經義之果不爲空言也

跋南豐曾公謚文定覆議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謚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於朝而降勅紹興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賜謚徑令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或不與焉由是應得謚者亦援以爲比乾道末臣寮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詔特命謚者並經有司議定取旨出勅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謚其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褒美雖書贊之辭殆不是過豈以降勅給告爲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訖淳祐壬寅凡兩兼考功又眞除員外郎不知此議作於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考其歲月上之有司以補曾公列傳之闕可也

書賈氏家譜後

宋南渡後。婺之東陽第進士者。自蘭隰賈公始。公諱廷佐。字子野。父奉直公。用故宰相魏國文元公恩補官。而公自眞定還居東陽。家譜幸完可考。縣志載公爲刪定官。以忤秦檜去國。而公主桐廬簿時。乞罷和議三書。皆缺弗錄。人無得而傳焉。檜俾其君稱藩於敵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而臣僚章奏。如忠簡胡公所謂朝廷宰執。盡爲陪臣者。自不可掩。公書亦曰。陛下爲戎人諸侯。臣爲犬彘陪屬。與忠簡不謀同辭。尤可見當時事實。初非過爲是激切之言也。夫和者。東都盛時。嘗以施於鄰國。何獨紹興之事。能使人感憤若是乎。詔諭之使。受書之禮。蓋不止形於空言矣。予友吳正傳爲公畫贊敍。謂言一至此。其君所不能堪。是猶以史氏所諱而疑其言之過於激切也。正傳又謂世知有忠簡之書。而不知有公。嗚呼。自古忠正之士。危言讜議。湮沒無傳者。豈獨公哉。公之所言。則有足徵者。不可使終無傳也。庸因正傳所序而備論之。以俟著述之家訪問焉。

書葉信公年譜後

宋制文臣少卿監武臣正刺史以上。在先朝薨卒者。實錄內例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而丞相信國葉公之薨。在德祐失國後三年。無附傳之可據。某嘗過公故第。而拜公遺像於畊忠堂。退又得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公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概。茲獲觀公家所述年譜。視墓誌銘爲尤詳。竊意當時名卿大夫。相繼淪沒於德祐以後者。宜不止公一人。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儒世其家也。文獻之不足徵者既如彼。幸其猶有存者。宜謹襲藏。以俟有司之詢訪焉。若夫考其

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秉史筆者在非吾徒所敢知也

跋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宋景定甲子秋七月彗出柳詔求直言三學之士皆有書言朝政缺失故尚書右丞葉公李時游京學與同舍生唐棣等八十三人叩閽上書斥言宰臣賈似道專權誤國尤爲剴切似道知奏藁出於公八月令京尹劉良貴捕寘于獄以僭用金飾齋扁爲公罪竄漳州德祐乙亥似道以喪師謫漳州乃放公自便初世祖皇帝親總六師駐江上而憲宗皇帝奄棄羣臣世祖歸正宸極鄂州圍解似道方宣撫京湖邀爲己功遂入據相位公書所謂適有天幸克成厥勳是也中原士大夫往往能傳誦之國朝既取宋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訪得公於杭州即以公提舉儒學二十四年尚書省立由提舉召拜左丞尋遷右丞二十八年卒於官東山朱君伯清少與公同師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公之獲罪人莫敢近朱君獨具服食之物遣所親護送以行及公居政府士多由公以進公數遣迎致朱君訖謝弗往以布衣終公南去時朱君之子文韶甫七歲臨別以所上書副本授之文韶襲藏惟謹迨今八十年莫有知者文韶沒後其子天驥始出以示某俾志歲月于左方以俟秉史筆者采擇焉

跋褚河南書兒寬贊

子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爲河南晚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眞蹟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摺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跋閻立本畫

宣和內府所藏閻相畫三十有二。予嘗於故祕書少監呂公家觀其房宿。蓋大德中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乃獲覩此五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雖無內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閒已鑒定爲眞蹟。誠可寶矣。

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永和禊集四十有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型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者已爲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題唐臨蘭亭

舊見馮承素米禮部及趙魏公所臨禊帖。未嘗爲苟同。今觀此本。筆勢翩翩。風神秀發。又絕異。欲取而參較之。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幷爲恨也。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爲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跋晦菴先生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磵王公。評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灝灝。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於學宮。且用以取士。朔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罔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爲儒者細事。寘而弗論。秋磵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攜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磵公者爲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跋朱掾辨誣詩卷後

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於朝廷則爲公道。發於士君子則爲公論。公道廢而後公論興。公論息則天理滅矣。敬之以剛直取怒受誣而臺府爲別白是非以昭雪之。朝廷之公道行矣。奚以士君子之公論爲哉。諸公猶嗟嘆之詠歌之而不已者。非專爲敬之發也。蓋將使在高位而無是非之心。滅天理窮人欲者。聞敬之之事足以戒也。敬之之事。前序已詳。茲故弗論。獨論其所以不宜無傳。庸俟夫觀人風者焉。

跋温公通鑑草

温公通鑑書晉永昌元年事。視此尤爲詳備。此特其初藁耳。而作字方整。未嘗爲縱逸之態。其敬愼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爲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温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追逐也。三復之餘。唯有掩卷太息而已。

黃文獻公集卷之五

序

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爲用。其微矣乎。軺軒之使不至。而挾飛霞簸明月者。徒以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奏之悲涼。意象之荒忽。初若漫無屬。至其使幽人狷士有適而不懟。或者舒揚振道之益。猶有資乎覽者。顧謂其如瑤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嗇於用。若吾亡友陳茂卿之爲詩。其亦所謂瑤華琪樹者非邪。茂卿平居惴惴寡言。容貌不能動人。生三十年。未嘗一踰里門以死。故時無識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果矣。自予與之交而善。而弗獲窺其奧。茂卿既死。訪遺藁其家。亦竟無得。蓋以殉葬焉。因追次嚮所僅聞而可知者。爲五七言古律詩如干篇。嗚呼。茂卿緣情序事。清邃激越。其嗇於用與否。予固莫得而知。載而傳之。四海之大。千歲之久。烏知其不有合也。而茂卿孑孑焉自窮如此。有可爲追惜而悼慕乎。然予聞之。荊山之韞豐城之閟。必有俟以彰其用。雖玉烟劍氣。非窮山腐壤之所湮滅。物之顯晦。固繫其逢哉。序而藏之。庸俟知者。不復苟爲讓也。

送葉審言詩後序

嗚呼。四民失其業久矣。而莫士爲甚。非謂夫賤且拘之爲病也。饋膳以厚之。給復以優之。所養有古之所無。而所就無古之所有。何哉。蓋昔之生齒衆矣。未有不使以士君子自爲者。而今也惟以其占籍爲斷焉耳。方儒服俎豆。蝟然勃興。而秀人頎士。不得業乎其間者。比肩而是。彼施施焉于于焉。逸居飽食。而肆其力於負販技巧者。豈亦少哉。幸而有能砥礪激發稍自出以售于世。或者且將縻之以簿書。束之以律令。使之伏其所長而效其所短。譬猶任劉累以飯牛。責卞莊以搏虓。抑又失其業之大者也。若吾葉君幼而學。壯而行。未始一日而去夫黨庠術序。可謂能不失其業矣乎。然予觀君之用其材。奮乎若騎而爭險于猱狖也。躍乎若九飛而矢決也。歙乎若揚飄風簸鉅海。而高騁大舶出沒後先也。儻稱嫩譽。踊溢未已。庸詎知不有奪其業而用之儒服俎豆之外者邪。今方由吾烏傷教官以秩滿去。吾烏傷之士咸相與侈爲歌詩以識其別。而鄉先生朱公序之備矣。予固有志於士君子。而重失其業者。能弗歆羨而贊慕乎。雖然。予懼夫奪之者之將至也。姑因末簡而私焉以著吾志。庶幾乎君無輕於去就。而若予之有所羨慕也哉。夫以君之絕藝殊能。宜有不止於豢龍刺虎者。若將以戲遊出之。則非予所知也。

送孔周卿序

昔者七十子之徒。蓋以有若爲似夫子而師事之矣。他日雖以不能對諸子之問。叱避而退。其記言之書。終不敢字稱之。而猶必曰有子焉。彼其失孔子未久也。於貲貌之偶同者。且尊慕之如此。則凡後孔子千百歲而生。而見夫隆顙者。升脣者。圩頂者。河目者。面如蒙供者。將皆趨而拜之不暇。況其子若孫之克肖

者乎。厥今孔氏之族。日大以蕃。其能服詩禮如伯魚。原性命如子思者。予雖莫得而悉識。距夫子五十四世。有名某字周卿者。予所識也。周卿主教吾烏傷三年矣。當以秩滿升去。烏傷之士。莫不華其行而惓其去。予竊以爲孔子之道。如天之無專覆。地之無獨載。日月之不擇物而照。顯豈私其家者邪。誠令流風餘澤之所存。必孔子謂宜列之公台。建之方岳。俾諸大夫國人咸有所寓其尊慕焉可也。又豈一州一邑所得而私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予固未敢遽以吾周卿爲賢于有子。不猶愈乎隆顙升脣圩頂河目面如蒙倛之偶同者邪。周卿行矣。予之屬望於周卿也厚矣。凡離曠之思。愛助之意。既形于羣公之篇什。故予獨論其所貴乎孔氏者如此云。

送徐生序

異時爲舉子業者。劬躬苦思。敝敝焉穿穴乎經史百氏之書。憊不得休。垢不暇沐。然後能以其藝角強而取勝。幸而有能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莫不籠糧笥書。呻呼踊躍。合乎京師。以鬬其一日之技。或者屢進而輒弗利。又未嘗不闔戶塞竇。益淬其鋒鍔而望更進焉。國家愛士。不欲使卒廢。乃爲之定制。凡得舉十有五年者。俾輒試於禮部。又十有五年而遂升之天子之庭。于是天子亦且閔其老而以故事。特予之一官。幸者乃得爲縣文學。其勤且久如此。而今也一更訓蒙之職。輒升而居其任。可不謂大幸與。夫一考之勞。非有三十年之遠環十數童子而授之句讀。非有抗千萬人之難也。而又有官稱之美。祿食之富。豈若夫冒險途。觸畏景。挈挈然亟往亟返。連蹇困踣。沈鬱而無聊者哉。逸用其力。而厚食其報。是宜吾黨之士。操

觚擘牋。以歆艷乎徐生之去也。況夫嘗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官以慰其勤且久者。能無所致其歎慕之意乎。予獨以爲向之求于生者。十數童子而已耳。一旦裁冠大裾。于于揚揚。執經以升于高座。則人之期君。將有大于童子之所求者矣。惟生無幸其所易。而忽其所難。則雖掉臂於金馬。揚眉於石渠。而無怍焉可也。尙何文學掾之足云。珠玉在前。予無以復進。敢道其所望于生者。寘諸篇端云。

送養直師序

始吾聞浮屠氏稱其道廓然不與孔子異。而世儒恆譏其去尊卑。略貴賤。無君臣禮。其果然哉。厥今薄海外內郡縣。所寘主僧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傔從之盛。往往睥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吾于是知尊卑貴賤不可卒廢。而浮屠氏果無以獨異于人也。夫何世儒又有嘗乎其用于時者。以爲釋氏之子。宜捐貨財。毀衣服。木茹澗飲。以求其所謂道。誠不宜逐逐然惟印組之爲務也。嗟乎。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且古之生人。必有君也。而一人不能以獨理也。必將斂其賢者能者而授以事。則夫賢且能者。宜爲世之所不捨矣。浮屠氏寧于是而復與人異情邪。若直師之負材傑驁。庶幾不見捨于其徒者也。今方出而官于甬東。甬東之人。苟隸乎僧籍者。望其來而聽命承事之久矣。是宜于簿書號令之外。有以淑其衆矣。其行也。猶有冀乎吾徒一言以爲贈。夫豈自歉于其道。而思有異聞乎。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人之所以爲性。而道之所以爲本也。其爲本不二。故浮屠氏不能苟爲異也。而吾且安取異哉。顧其蒙詬于世者。不可以無辨焉耳。甬東之文學掾曰柳君者。吾友也。試往諗之。其以吾言爲弗畔矣乎。

石臺紀遊詩序

寧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視雲雨。名于仙經地志者。天門、閬風、丹邱、桐柏。而南田號爲福地。好事者率病其幽遠險絕莫適至。顧獨喜遊石臺。石臺距縣治僅五里所。山皆土阜。非有奇巖峭峯水泉花藥竹箭之美。由山足緣坡陀。蛇行穿灌莽而上。至其脊。乃得巨石五六。相積壓如累器物。其頂上隆然正方而平。劣可坐十人。旁睨四山。屏嶂離列。東北山缺處。海霞島霧。縹緲可睹也。臺之勝止是。特以卑近而易即。凡觀遊者。恆用爲稱首。予佐縣之又明年。始合耆俊之士。登斯臺。抉剔蔽翳。求昔人之遺刻。既漫滅不可識。唯慶元諸老題詠故在。徘徊久之。望東麓杉松蒼翠。蔓柄隱隱。或曰。是謂南園道院。乃款而休焉。因相與飲酒賦詩。抵暮而去。蓋忘其爲山之卑地之近也。孰使予樂焉而無志乎其高且遠者。非茲臺也邪。然予聞古君子雖甚陋。必有游息之物。以養其觀聽。而發其意慮。卑高近遠。物之不齊者也。夫苟無累乎物。斯異方而同得者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之南園。以爲石臺故事。

聯珠續集序

鄞故多官族。而傳世之久者稱蔣氏。蔣氏之起家在太平興國初。至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當元符崇寧間。成起進士至大官。世祿所逮且三葉。最後有起進士爲嘉熙言官者。至刑部尚書最貴顯。尚書之猶子亦起進士爲將作監主簿。有名咸淳時。此蔣氏世次之可見者也。潛生也後。弗及睹夫衣冠之盛。過其家而訪焉。則高文大册。散落已久。所可徵者。獨其詩而已。竊惟古者載籍所記。

大辭令。大褒貶。存于書春秋。而其流風遺俗。形于詠歌謠誦之間。纖悉委曲。見於詩爲最備。善謔寤言。馳驅灑埽。葵羹瓜壺苴茶之食。爲事至微。爲物至細。聖人以之列於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清廟之什。並傳而不廢者。厥旨深矣。而況宋三百年。蔣氏實與之相終始。誦其詩而尙論其世。流風遺俗。猶足以概見。豈可忽哉。凡其爲詩。斷自開禧以前。有三經聯珠集。宣獻樓公既爲之序。將作主簿君之子昭先。復纂次其續集。俾潛序之。昭先今方以儒入官。引而勿替。蔣氏之世澤未艾也。後復有續是集者。秉筆之士。尙不一書。

方先生詩集序

黍離麥秀。其爲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周之大夫。而與文王清廟俱傳者。雒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於商之仁人義士。而不與猗那長發並存者。亳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辭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祚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往往握手。歔欷低佪。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爲聲歌。凡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概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他文人藻飾穠麗以爲工也。先生歿。其音遂絕。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皐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楙、梓。擢時無知先生者。不敢

輒以遺葉示人。柳君道傳。方官於太常。自以遊先生門最蚤。圖其不朽者甚悉。既緘辭銘其墓。且探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爲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刻寘縣齋。以潛幸嘗及先生之門。俾來俾爲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尙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潛所爲掩卷太息而不已也。異時襲公聖予。見先生於錢唐。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潛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字韶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墓銘。此不著。

見山集序

始予聞餘姚人亟稱見山先生。然莫得其所以稱也。他日過歷山之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爲詩。嗚呼。茲其所以爲先生與。先生葉氏。初名某。宋咸淳甲戌。禮部正奏名。於是枋國者方務隔截後進。筆墨毫縷之異。抉擿無少貸。先生竟不得奉大對。罷遣而歸。其明年。枋臣南遷。又明年。而三宮北上矣。先生既悵悵然。無所售其技。重山密林。窮居而獨游。餘四十年。凡古今事會人物。至於卉木魚蟲之細。目觸而心接。壹發於詩。故老往往不忍讀。後生之聞之。漫不省爲何等語。宜其莫知所以稱先生也。大雅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槱。山材也。綱紀。大業也。而詩人始終致意焉。一士之失得。若無預乎廢興存亡。古之人固不謂然也。先生之詩。既不得升歌爲清廟。欲爲薪之槱之之棫樸。又不可得。而爲空谷之白駒。而遂爲黍離。是果孰使之耶。必有執其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之東。猶有祿食而服事

焉。視先生所處抑異矣。感深者難忘。習久者易變。不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未嘗以淺深久近爲異。於此見禮義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者。其格力之卑健。語意之妍拙所未暇論也。

送曹順甫序

曹君順甫與予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訖不調。而順甫用累考序遷爲溫學正。其行也。會予以督運吏書滿。歸自海壖。順甫謂予幸以一言識其別。於是距予與順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哉。然嘗從鄉先生聞乾淳師友之盛。未始不歎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爲得其宗而獨傳。至於人自爲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挈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合於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僅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弗與焉。三代之聖人遠矣。於大道隳裂之餘。而能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獨立而不懼者乎。是未可以專私蔽錮爲其詬病也。家鉅淪沒。晚後無所依。風承響接。第以世之所共傳爲信。遂使散者不可復合。不傳者日就泯墜。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務合乎聖人之本統。以壹諸生之道德。學校之重事也。故予敢以爲順甫告。是雖非有所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其望於順甫則厚矣。他日順甫歸休。而與予游於鄉校。

尙挹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古之釋奠于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今之言師友者。孰不知求儒先之書。而爲其說讀。若漢嚴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陸敬輿、白樂天、諸人。言談不及於性命。其遺文之僅有者。非世所用以說讀也。或者猶相率尊師焉。而尸祝之不廢。得不以其高風盛烈。使夫人觀感而興起。有非說讀之所及歟。予友陳君。以選爲東川學者師。而元亮、東川之先師也。元亮於書。未嘗務爲甚解。而其死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滯礙。不亦知道之君子哉。二三子之從君登斯堂也。不知學元亮者。祭非其學也。舍元亮而他學焉者。學非其師也。而所謂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等篇。固不可以說讀爲也。蓋予聞之。古有憲老。而無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問而答焉。其次也。有講焉。有聽焉。又其次也。講而未必聽焉。則末如之何矣。君誠能令二三子。知所觀感興起。而以古人自任。以千載自期。一洗尋常說讀之陋。斯善學元亮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惟學元亮者爲然乎。庸因君之行。書其所與君語者。以附贈言之末云爾。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山人俞氏述。其爲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己意亦以附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三易皆掌於大卜。四

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難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爲言者。易在秦猶爲卜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爲施孟梁丘。其別出爲焦贛。爲費直。贛專於陰陽占察之術。而直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爲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爲理學近於費。數學近於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眞同異於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爲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於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爲同。則矯以爲異。其所望於來哲者。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爲阿。異不爲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爲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於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此。讀之者所宜知也。

字鑒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爲法至詳且密。其爲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於心思。磨礲長養之有其素。故其進而博之以大學之教。成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久矣。近世大儒。始采古經傳。緝以爲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

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爲資身譁世之具。切近之意微。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若干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爲學之次第如此。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予于生則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爲之序云。

法書類要序

君子之學。必始於六藝。書其一也。古之人於鐘鼎凝土弓車皮玉畫繢之事。雖藝成而下。莫不有法。而書之法無述焉。蓋其于書。三歲而一同之。考其文而已。偏正工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士大夫。生乎書同文之時。游心藝事者。得以暇日審其偏正而辨其工拙。盡可無以著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叫。見之者搥胸而嘔血。夫何臨學之家。率隨人以作計。狗於今之厚。而徵於古之略也。予年十七八時。嘗得所謂書苑菁華者。窮晝夜而觀之。因取其所不錄。而雜出於史氏百家之言者。次第以爲臨池拾遺記。然以所見未博。無能補其缺軼一二焉。後三十年。乃獲觀錢唐吳君所輯法書類要。其多至於二十又五卷。書之爲法。備矣。盡矣。惜夫歲月之愔遫。而予之不能從事於此也。君不鄙屬予以序。予聞之孟子。蓋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然而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士君子之游於藝。與百工之事異乎。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敢援以爲序。庸俟覽者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闤闠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爲溷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氾濫虞初旁行敷落百家衆技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羣玉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爲居之隘也君既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爲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粱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爲生養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猩脣封熊之蹯可以爲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蜩范蚳蝸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爲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抑予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苟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焉染指而出足矣尚無以秦人之炙易吾之炙也哉

錢氏科名錄序

潛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爲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於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嘆羨其光榮而以爲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二百年

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爲存也。是不亦可深長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國朝著取士令。有名以道字子原者。首應詔名賢書。何昔之泯滅無聞者衆。而錢氏之世彌久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田令。與潛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科名錄示潛。使爲之序。而潛顧謂科目有不足獨恃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送王照磨詩序

頃歲有司以浙東西鹽筴法久而弊。議更用官糶之法。如淮南法。制下其事行中書。擇可任倉氏之出納者。得濟南王君以泝于四明。蓋君嘗掾六察。以爲非君莫宜當其選也。居亡何。中臺復奏署君海南憲府掌故。豈以爲向之瑣瑣者。未足盡其才耶。嶺海去天萬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誠有大於出納之事者矣。國家宵旰求忠賢智能之助。用興太平。侍從近臣。爲君知己。非直如狗監之知子虛而已。君之陟清華。陪禁密。固可旦夕待。天下事不又有大於嶺海間者乎。未知一掌故果足以盡君之才否也。抑予聞之。古之仕者。行其志達其道焉斯已爾。成康盛時。皮角筋骨之斂。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之市。皆掌以再命之士。陳肆辨物。量度成賈。四命之大夫。實長而司之。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莫有以不得其志爲慽焉者。故其詩曰。謁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靄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不

然則汲都尉之恥縣令而薄郡守。蕭太傅之雅意本朝。其於道之窮達何如哉。予幸以督運吏託官聯於君。觀君之敏而裕。周而通。使有以竭其才。必不苟動其志枉其道也。是故於君之去。不敢遽以世俗相華耀者爲諛說。而獨識其屬望之私。於羣公篇什之端焉。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於胄監之長貳。咸有師道焉。胄監位尊而秩厚。非鴻德駿望。莫能居之。若夫縣教官。率選署於闕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卜執技者齒。滿六歲。乃得預流內銓。其閱歷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學。既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強而仕矣。蓋古之爲師。必取之仕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諉之未及強仕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修。再試于有司。輒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刻。是特資以爲進。而非的然以師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子也。抑予聞之。古者學官不必自爲師。國學之政。總于大司樂。而論說于東序者。有大司成焉。司樂勿專也。鄉學之政。總于大司徒。而朝夕坐於閭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司徒勿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仕焉而已者。又曰。父師司城。司城豈亦仕焉而已者邪。是故官有職而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道。刻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爲子起矣。他日刻父老舉以相告曰。吾刻之得師。自鄭君始。顧不韙歟。生之行有日。凡朋從咸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予爲道其職分之宜爲者以告之。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爲請於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爲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予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子弟間。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媿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爲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爲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之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于令。逮至我朝。史臣序禮典。爲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邪。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既奉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于太史氏。予輒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系于末簡。庸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

夏生文稟序

予筮仕寧海之歲。屬當大比。凡充賦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洪參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先生宋咸淳乙丑進士。入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教授處州。春秋七十有四矣。予止先生毋行。先生不聽。遂上其名于郡府。俄有專使持省檄起先生爲考官。先生又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既

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于古文。蓋與予別十有六年。乃相見錢唐。示予以所爲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爲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少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誠若太早計。然較之摧折困踣於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予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鉤摭其片言隻字。爲之品評。而獨論次其平生之大概如此。他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醇。覽者尙因予言而有考焉。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朱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傳洛學者。獨推朱氏爲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以故宰相家爲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衍。其不奪於富貴。卓然有所樹立。以表見於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訖能自任以斯道之重。不亦豪傑之士哉。潛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間嘗獲升玉齋之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爽然自失。山川搖落。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過而息焉。猶爲之低佪而不忍去。魯多君子。流澤未艾也。玉齋之子。是爲雲卿。與其羣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睦之文學掾。睦學蓋呂公過化之地。乃今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方盛行。雲卿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處。睦之人士。得不有求異聞於雲卿者乎。抑呂公之居睦學。張公實領郡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皇上盛德。明詔有司。愼擇守令。以嘉惠黎庶。安知今之二千石。非張公其人歟。以家庭淑艾之私。爲賢師帥承流宣化之助。雲卿所宜盡心也。雲卿行。凡朋游咸以詩送之。潛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源

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爲之序。若夫士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云。

送吳良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括吳先生善父、粵謝先生皐父、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爲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笑。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僊華山之下。退又辱與良貴游。俛仰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牒遠方。與時浮湛。或以名字著聞。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於州縣。聲迹邈焉不相及。久矣。今年秋。迺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爲詩以送之。嗟夫。良貴宦家也。祖父俱仕。而未大顯。不能毋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見於世。良貴顧獨逡巡遠引。恬處下列。瞠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爲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三銓。秩不滿於百石。豈其祖父之所望哉。雖然。良貴之得於三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邃館。不以爲慕。惟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爲厭。其出處之際。慮之審矣。吾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爲之詩。以志其離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詩凡若干篇。道其故舊以爲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爲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夫人之少也。既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

賢能興於鄉也。必還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爲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久去乎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爲士者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師廢民散。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粲然之文。相愛以驩然之恩。薰陶鼓舞。優柔而厭飫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爾。今之士。既不必羣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盼盼焉疾視其長上。尙安望其親且樂耶。黃巖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思。大篇短章。亹亹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於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故諸生也。忝被官使。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者爲不易。又以見夫士風士俗。視他邑爲猶近於古也。乃爲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從考質以祛所惑。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簞糧筍書。踰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識。然以違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

間獲聆緒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蕃事。未嘗不有慨於予心。嗟乎。詹以求道而去其親。蕃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兩人者。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爲士而生於師廢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州。而及諸公之門。揚秋濤於學海。攬夕秀於詞林。有日矣。今方奉晨昏於信之玉山。信固名郡。異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先經術而後文藝。屬茲昌辰。崇雅而黜浮。三歲大比。褒然前列。必信之士也。生入則有色養之歡。出則有師資之益。斂其華而就其實。在此行矣。是蓋詹與蕃所欲而不可得者。矧如予之孤陋。能無所歆羨乎。惟生知自處幸而期無愧於詹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懷。以爲臨別贈言之首云。

李節婦詩序

節婦馮氏。名易安。大名南樂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開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子。武寧縣尹李君如忠之繼室也。李氏故爲金之宦家。今占籍東平汶上。高祖曰仲略。山東路按察使。曾祖曰景雲。御史中丞。祖曰先。永昌令。父曰定。國朝至元間。從下江南。因寄家於越。君初娶探馬赤氏。有子曰某。生十年。而探馬赤氏卒。錄事君時任越之莞庫。以節婦歸焉。僅再朞。君遽以疾卒。大德某年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歿時。語節婦曰。吾已矣。爾其奈何。節婦引刀斷髮。誓靡他。方是時。節婦年二十有七。其子二人。任甫一歲。伏方娠。後兩月始生汶上之族。及探馬赤氏之家。聞君死多留貨。合內外屬南來。悉取其蓄聚。而攜其子任以去。節婦一聽其所爲。弗與較。四壁蕭然。室惟兩柩而已。閭巷之人。莫不哀之。節婦有姨母。事山陰尉李君良

佐。賴其力。奉柩葬城東北戢山下。錄事君念無以資衣食。將嫁之。節婦爪其面。流血以死自誓。錄事君知不可奪。爲養女求贅婿以周給之。蓋其羣居者十有九年。二子既克有成立。乃以泰定元年春。遷李君瞡探馬赤氏之柩。返葬汶上先塋之次。中書平章政事王公實爲之銘。於是南北聲問。阻絕已久。宗姻里黨。意其必已更適人。或疑爲死矣。聞其來皆大驚。太息至泣下。節婦俾任留奉邱隴。而與伏來越上。以存江南之祀。一時名人。多爲賦詩。屬予以序。予惟方今德教流洽。俗化淳美。女婦能以義自守。而見褒表者。無地無之。其遭值變故。始也能居人之所不堪。終也能伸己之所欲爲。若馮氏者。幾何人哉。庸直書其事於卷首。俾覽者知其賢。與他見褒表者。固不侔也。贊美之辭。則篇什存焉。

送楊知州序

諸暨。古望縣也。國廷以其戶口殷大。易縣爲州。仕焉者。往往憚其俗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恩意日益衰薄。愚民無知。苦吏急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投隙而起者。本其所以致此。由御之乖其方。非人性然也。異時之賢守。有爲之樹碑者。有爲之立祠者。好德之心。曷嘗一日亡。況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或處而以尚義稱。其學者又能讀書爲文辭。取進士。俗豈盡不美。治之豈誠不易哉。特患夫爲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楊侯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于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政成。又徙諸暨。其治汝如在京師。治諸暨如在汝。不以地之遠近。俗之厚薄變其志。居之三歲。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嬈。而與之相安于其事。不致疑于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

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詎不信夫。侯以秩滿。將還京師。僚友士民。咸惜其不可留。凡工文者。其爲詩送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佐是州。侯至而予已去。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他可稱述。而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八元凱序

班固爲漢儒林傳。凡經術之士。登載甚悉。序稱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衆盛。蓋可想見。至所傳循吏。不過六人。文翁通春秋。而以郡縣吏見察舉。朱邑起嵩夫。黃霸入錢穀得官。皆其後乃舉賢良。始以明經進。而終列於循吏者。龔遂召信臣而已。何文學之士衆盛如彼。而其爲循吏止若是邪。粵自先朝。著貢舉令。廣延茂士。充於列位。其以材猷陪廟論。以節概持風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度。而模範國人者。漢之公卿大夫。不得專美也。偏州下邑。居官可紀。無媿古循吏者。吾元凱浦江之政。殆庶幾焉。元凱由胄監生。擢進士第二人。爲郎祕省。再轉而長是邑。清白之德。形於造次。不自表以爲名。其治務簡易。遇人有恩。而人莫敢褻用法不至峻急刻深。而姦豪讋伏。或自媿悔。歸於善良。暇日則修庠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可謂有古循吏風否歟。夫以西京人材之衆盛。由明經進而列於循吏者。僅兩人。此兩人者。皆二千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法滋密。民俗浸媮。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爲浦江。滿三歲而去。浦江之隱君子。曰方槔壽甫者。予友也。善爲詩。而不苟出。獨于元凱之行。率士人賦詩以送之。且以書俾予序其首。予觀元凱。固不止百里材。矧今明良相逢。一旦畀其民庸而圖任之。則元凱之

所施。當有大於茲邑者。雖然。黃霸三公也。班固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元凱之爲人。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非傳珪襲組之謂也。氣澤之僅存。風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方承平。衣冠鼎盛。孰不知自振飭。以久有其光榮。逮夫運去物改。故家喬木。幾何不與海桑俱化。而晚生後出。如芝蘭之在階庭。不以雨露之弗及。而輟其萌芽。求之於今。固不多得也。臨邛高氏兄弟。當宋之季。大參以文學顯。沔州以忠節著。其歸後魏氏者。是爲文靖公。道德論議。世所師尊。而沔州之子。又起世科。躋政路。百年之門戶。嘗烜赫矣。有名繼忠字承之者。於沔州爲曾孫。生乎異代後。懷其材不苟自售。而與時浮湛於韋布之間。顧獨惓惓焉家世源流之舊。凡遺文故實。片辭隻字。藏護惟謹。蓋承之欲世其家業者。有不在彼而在此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鄱江上。聞承之將出而遊于京師。王公貴人。誠爲之知己。則高氏之衣冠。蟬聯奕葉。當復自承之始。豈直保其氣澤。續其風聲而已。承之行有日。朋從皆爲賦詩。而徵予言爲之序。愛莫助之。詩人之旨也。勿替引之。承之勉乎哉。